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学之树才能常青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经验交流暨全国创联工作联席会议在江苏常州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明、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韩松林出席会议并致辞。作家代表、团体会员代表80余人参加会议并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范小青、王朔、裘山山、孙惠芬、熊育群、孙明龙、郑毅、景凤鸣、弋舟、金赫楠、徐峙、骠骑作大会交流发言。现摘录部分作家发言,以飨读者。

——编者

以写作的方式向科学家致敬

□裘山山

2016年秋天,我参加了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创新报国70年报告文学”(二期)项目。10月份专门飞到北京,在中科院大楼里和几位作家一起签了约。之后一回到成都,我就开始了采访。

我的采访对象是成都生物所的几位科学家,或者说,是以费梁、叶昌媛夫妇为核心的两栖动物研究团队。这个团队在2014年获得了中国科技进步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长达近一年的采访,让我学到了很多。首先是他们的专业精神,对所从事的专业极为严谨、认真、专注。我对文学的态度与他们相比,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费梁和叶昌媛两位,真的是将自己的一生彻底献给了他们所钟情的两栖研究事业。如今两人都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但依然每天一早就去办公室上班,直到晚上六七点才回家,周末节假日也如此,他们的亲戚初三拜拜,都是在办公室找到他们的。之所以这么没日没夜的工作,是因为他们正在编撰一本中国两栖动物词典英文版,正可谓皇皇巨著。这本巨著,他们已经编撰了十几年。上卷已经出了,大三十六开,1000多页,因为年事已高,他们更加有紧迫感,想力争在2018年出版下卷。

第二是他们对名利的淡泊,默默地埋头搞研究,埋头编撰科学著作,一点也不在意能获得什么名利。实际上,他们出这样的书,不但不挣钱,还要倒贴。稿费很低。书出版后出版社送了100本作为弥补,但他们光是寄书给同行,就花了好几千。但他们毫无怨言,坚持在做。

费老师跟我说,他从来没想到会获奖,从来没想到会有人来为他们写书。他们只想做好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使命。他多次说到使命这个词,他说中国在这个领域一直落后,也没有这样的工具书,他们一定要将中国研究两栖动物的状况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告诉世界。

为了做好这本书,他们还动员了女儿女婿,帮他们在英文上把关。为此七次赴美,去美国不是为了游览购物,而是天天待在女儿家编撰这本巨著,女婿下班回来就帮他们校对英文。最后一次返回时,他们装了一箱子书稿,没有任何营养品奢侈品。而他们的日常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至今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才10000元。他们用于拍摄动物图谱的照相机都是女儿给买的。

第三是他们不怕艰苦,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作为研究两栖动物的科学家,费老师一生的主要战场还在野外。费老师和夫人叶老师,此生为了调研中国的两栖动物物种,可谓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还去了南方等两栖动物丰富的地方,先后发现了上百种两栖动物新种,也顺便练出了极强的腿功。他最多时一天徒步六十多公里,脚趾甲盖都走掉了。夫人叶老师在野外考察时,不得已和男同志住在一个窝棚里,只能挤在角落的粪桶边上。经济困难的时候,营养不良导致叶老病倒,但还在坚持上班。

还有,采写他们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让更多的人尊敬科学家,这是我们作为写作者的责任。在采访之前,我和他们虽然同住一个城市,却从来不知道他们,虽然获奖后媒体有过很多报道,但大多数人看到了也不会往心里去的,一晃而过,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影视明星身上。如果我的采访写作能让他们多获得一些关注和尊重,我觉得自己付出的辛苦很值得。

这一年多的采访写作,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什么是科学精神。虽然他们也和常人一样,会陷入人际关系的苦恼,甚至还为此打过官司。讲到这些往事时也会情绪激动。毕竟科学家也是人,何况他们是那种不善于协调关系的人,在人际关系上一点儿不活络,可以说是“笨人”。但我依然被他们将一生都献给自己的科学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采访的过程就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致敬的过程。

只要你愿意去体验生活,生活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走向大地,走向广阔的生活

□弋舟

2012年,我入选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名单。在此项活动中,我选择了“引洮工程”这项甘肃省的重大惠民工程为对象,两年多的时间里五次深入工程一线,与施工单位的一线劳动者同吃同住,下隧道,进深井,采写了系列报告文学,并且代表全国“定点深入生活”作家赴京,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相关座谈会。

“定点深入生活”这样的工程,对于我个人而言,除了引发宏观的思考,在具体可感的微观经验上,也被深深地触动。比如,穿上工装,戴上安全帽,接触到那些风华正茂的基层建设者,那一个个活生生的年轻人使我不能不感慨,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脊梁。他们让我认识到,与大城市司空见惯的那种享乐主义对照,与弥漫在我们手机视野里的那些怪诞颓废对照,也许我们这个国度的真相藏在深山里,藏在隧道中、油田下,藏在艰苦奋斗的生产劳动现场。这些真相在每一个局部兑现成我们的国力,从而最终支撑起民族的崛起,这些极富青春能量的普通劳动者,让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依旧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这样的感受,有效地涤荡着我天性中阴郁的那一部分倾向,让人感到振奋,感到被向上

力。纵观江苏作家这些年来的创作实践,我深切感受到: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写了一个社会特殊群体——盲人按摩师的生活和工作。毕飞宇曾经在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当过老师,后来又和南京推拿诊所的盲人按摩师有了日常的零距离接触,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欢乐忧伤,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创作出了全国第一部以盲人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不仅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许多盲人朋友也称道不已,这是作家与生活与时代与人民紧密相连接出的一朵饱满而奇异的果实。江苏另一部茅奖作品——苏童的长篇小说《黄雀记》则是从苏童少年时代生活的那片土地的泥土之中生长出来的,作品中人物栩栩如生,因为他们大多是苏童少年时期的同伴和邻居;作品艺术细胞鲜活,生活场景气象万千。因为根深,所以叶茂。周梅森曾经长时间在徐州市政府挂职,深入到当下政治生活第一线,关注政治、关心民生、关心国家大事,为创作《人民的名义》更是数度深入采访许多当事人,甚至专门到

回望以往的写作,我经历了“出走”与“还乡”两个阶段。出走,既是以书写的方式让自己的灵魂遥望远方,也是以书写的方式探寻与乡村、土地、农民的深层关系。向往远方,却一步三回头地打量现实,深受城市文明吸引,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不得回到传统的乡村和土地。多少年来,我的写作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中扎根于乡土,我和故乡的人们,就这样接受文明的挑战中将心灵向世界敞开。

然而,一晃20多年过去,一个变化不期然降临,那就是,当通过写作完成了从躯体到精神的共同出走,当生活暂时安定下来、寂静下来,由一个业余作者成为梦寐以求的专业作家,自以为终于可以信马由缰展开思绪,却突然发现,写作的我来到了一片空气稀薄的荒原。那荒原上,有生活的安适、有时间的充足、有思想的自由,却觉得在经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灵的干涩,就像没有雨露滋润的干旱的土地。进城后好久一段时间我都拒绝和乡村发生关系。实际上对我而言,拒绝了关系,也就拒绝了营养,拒绝了跟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拒绝了对象变革中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入了解和体悟,因为乡村是我文学的根脉,而通过作品反映当下中国农民的精神处境一直是我的文学理想,远离了大地,想象的翅膀无法借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熊育群

十几年前我在《羊城晚报》工作,接触大量的社会新闻,现实的精彩远远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当年《小说选刊》约我写一个“新闻小说”,我的中篇小说《无巢》就是根据真实发生的事件创作的。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它的一部分,作家把握这个世界变得十分困难了。作家要写出这个时代,写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必须超越个人生活的圈子,深入更广大的生活领域,去体验、采访和记录。

我主要写散文和小说,散文是非虚构文体,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生活要有一定的广度和面,很多题材是我遭遇到的。这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的原因。人在行动中,心灵的感受是变幻最大最丰富的。

西藏是我形成作品最多的一个地方,我曾只身走遍青藏高原。走过藏北羌塘草原、阿里神山圣水,爬过珠峰,穿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从滇藏线走到云南时,我瘦了20斤,几乎换了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改变更大。这些经历写成了《西藏的感动》《走不完的西藏》等4本书。今年5月,意大利作

家、汉学家专程来广州,与我签订《西藏的感动》意大利文版的翻译出版合同。近20年了,这些书仍受到关注。

这些年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与散文写作不同,长篇小说创作需要定点深入生活。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尔居》写的是我家乡,我选择深入生活的点就是这个叫“连尔居”的村庄。这部小说是中国作协深入生活重点扶持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人物我作了采访,又重新进入他们生活的环境体验。

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也是写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从老家营田镇发生的“营田惨案”开始的。为写好这部小说,我组织老家的人对惨案做田野调查,20多个人历时一年,寻找到了100多个幸存者。我对幸存者进行了采访。小说是非虚构的艺术,但不能太过于相信想象力,西方作家的实证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收集资料与田野调查的过程首先是对于真相的叩问与挖掘,其次也是思考与酝酿的过程。发现的过程。尤其面对这样一个巨大又残酷的事实,我觉得虚构的小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熊育群

说特别没有力量。现代人越来越偏爱非虚构的东西,小说面对现实正在失去它的力量。我曾试走的是一条虚构与非虚构结合的路子。这样小说会有一股真实的气息,它能够对现实发言,就像一个人站到了大地上,它是能够发力的。

我开始研究大和民族,进入日本的历史文化,了解它的国民性。我看到近藤富士之写的《不堪之回首》,这篇充满了痛悔的文章让我震动、深思。我在想,作为一个人,我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她让我回到了常识——我们是一样的人。正是她引出了小说的女主角之一武田千鹤子。这时候我认识到要写好这个题材不能缺少日本人,离不开日本人的视角。因为这是两个国家间的战争。而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自己写自己,日本人几乎成了一个符号——魔鬼的代称。写魔鬼容易,写人变成魔鬼就难了。从人变成杀人魔王的历程既有深奥的人性,也有政体、权利与国家运作的踪迹。但只有写好人变成魔鬼才有启示意义。

当年许多日本士兵写了日记。小说主

紧密的联系,也有助于我理解时代的诸多困境。为此,我在乡间、在城市的养老院,多次与“空巢老人”吃住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心声,一次次被生命的真相所打动。那段日子,我感到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从未如此地接近“真情与实感”。作品完成后,被《当代》全文刊发,并且被《新华文摘》等选刊选本广泛转载,入选了中国报告文学年度排行榜,在网络上的点击量也持续居高不下,目前纸质书的第二次再版已经在编辑出版之中。在完成了这些纪实性的创作之后,我开始将笔端朝向了虚构性的小说创作。2016年,我多次深入基层派出所,与民警交朋友,以他们为对象创作出了短篇小说《出警》。该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同样也被选刊选本多次转发,入选了年度的排行榜,并且在不久前,刚刚获得了第七十届“百花文学奖”。

这些成果与收获激励着我的创作热情,也使得我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一创作宗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文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都得到了更新,写作与生活由此发生出更加有益的关联。以前,我大约是可以被称之为“书斋式的作家”,现在,我渐渐主动自觉地走出书斋,积极参与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我走向大地,走向广阔的生活,精神面貌与写作气质都发生了潜移默化变化。

感谢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这项重要举措,在此举措下,已经有许多作家产生与我相同的感悟,我想,他们中一定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从中更加理解了写作的本意和文学的真谛。

□范小青

会干部面对面深入接触,所见所闻,无不令我震撼,既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雨露,又有一种全身心扑向大地的壮怀。

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心和她们靠得很近,没有距离,没有障碍,一谈就很投入,一谈她们就掏心窝子。一方面因为我特别想听她们亲身的真实的经历,她们能够感觉到我的真心;另一方面她们自己也很想倾诉,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因为她们经历得太多太多,正想找一倾诉的渠道。一方想听,一方想说,于是一拍即合。

感人的事迹不胜枚举,也许算不上惊天动地,却有着特别的温度和力度深深地打动了我,有力地触动了我,让我的内心、让我写作的库存饱满而有张力,以艺术的形式为他们代言的想法奔涌而出,我无法逃脱时代给予我的任务,无法拒绝把居委会干部这个群体的感人形象呈现给读者。

写作长篇小说《桂香街》虽然是一次带着题材去采访,确定主题才构思的写作,然而这一次的写作,我依然感觉风生水起,让我欲罢不能。作品中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生活中的居委会干部

“出走”与“还乡”

□孙惠芬

那领地之所以全新,是因为当你以“还乡”的方式去向世界敞开,你发现你所收获的生命消息,无一不是出走与还乡的消息。也就是说,在以深入生活为主旨的“还乡”路上,我与一个个“还乡”的灵魂不期然相遇,而当我与这些“还乡”的灵魂相遇,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不期而至: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它在让我收获了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的同时,打破了长此以往“乡土写作”的思维格局,使我的文学面向走向开阔和宽广,因为当你发现“出走”不仅仅是乡村人独有的精神现实,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精神现实;当你发现“还乡”并非指向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寄托所有人梦想的诗意空间,笔下的文学现场便自然而然发生了挪移。长篇小说《寻找张展》便是这挪移的开始,虽然循着一个“90后”孩子的城市生活,依然能找到生命基因中的乡村血脉——改革开放30多年,从乡村出走的代人和他们的后代到底经历了什么,传统的道德、情感、伦理在两代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熊育群

角之一武田修宏就来自这些日记。书中几乎所有日军杀人的细节和战场的残酷体验都来自这些真实的记录,我并非不能虚构,而是不敢也不想虚构。我要在这里重现他们所经历所看到所制造的灾难现场。

光有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我需要去日本,去探寻这个民族与战争有关的心理与隐情。壬辰年春天我到了日本的九州和关西,甲午年冬天又去了东京、房总半岛、伊豆半岛和北海道,我采访了数位侵华士兵的家,寻找到了昭和时期他们生活的环境,还有人物原型。

《己卯年雨雪》出版后,引起了中日两国读者的反响。2016年3月28日,在小说故事发生地湖南湘西,当年侵华的日本士兵、中国抗战老兵和营田惨案幸存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反思战争、祭祀死难者、祈福和平。日本一些读者、作家写信和书评表达对这部小说的喜爱。

今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已签订了英文、德文、俄文海外翻译出版合同,埃及、匈牙利、以色列也将签订。外文出版社将它作为2018年的重大选题,向全球输出英文版权。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作品引起了国际社会共鸣。我深知,这肯定与我深入生活,深入采访、调查、探索分不开。小说的力量就是真相的力量,还有真相激发的思想与艺术创造的力量。

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群众,让文学创作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创作出有灵魂的作品成为每个作家所要面对的问题。

文学面对市场,在影视化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接地气”,接地气通俗的理解就是贴近生活,用真实的感受带动自己的热情去创作。

大国崛起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指引我们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作为一名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网络作家深知未来任重道远,作品传播渠道越多、传播越广,责任越大。

自己要踏实地融入生活,体验生活,不能流于形式,真正做到融入人民群众之中,同甘共苦,体验真实的生活才能创作出有灵魂的作品,才能经得住历史和人民考验。

在创作军事题材过程中,坚持创新、求真,展现新时期中国军人新特色,展现大国责任、军改成果作为重点,塑造有灵魂、有血性,听党指挥的新时代军人,树立中国军人新形象,坚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的理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时常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中冒出来,她们的付出、她们的委屈,甚至她们的眼泪,都推动着我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这种动力是始终存在的,所以,写作状态始终是顺畅的、跃动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桂香街》的创作让我对此有了更深刻更真切感受。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作家艺术家一定要同人民在一起,身处沸腾的生活之中,而不是站在一边观看,不是蜻蜓点水似的认识。必须沉下心、沉下身,摒弃浮躁。人下去了,思想境界才能上去,才能从更高的视点去观照、去反映、去描写。作家艺术家要接地气,作品才有“生气”、“灵气”、“人气”,也才显得“大气”。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具有震撼人心的永恒力量,就因为它们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深厚的人民情怀,作品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脉搏共同跃动,展示人类共同的理想情怀。

人中间有着怎样的嬗变与重组……但正因为这对乡村血脉的寻找过程,提供了新的发现,那发现是:在人性的奥秘里,在人的情感的奥秘里,“还乡”是否蕴含着更为宽广的精神维度,当人类无法“返回到本源近旁”,当形而下向外的出走连接了形而上向内的求索,那一个在深渊里求索的灵魂是否会在某一时刻,闪烁出有如晨曦一样的觉醒之光?那文学所惯以揭示的道德困境里,是否会有某一超越现实、实际上却是人性中最重要的现实的自我救赎的精神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中国当下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我深知,身为一个作家,无论是作品的质量还是创作的志向,都与艺术的高标准要求相差甚远。但我愿以此为动力,激励自己,“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努力写出既不辜负时代,又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好作品。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文学的力量来自现实生活

坚持深入生活创作

□骠骑